

續論晉國中軍帥

劉文強*

〔摘要〕

本文首先討論清原之蒐，以爲晉文公前時雖遭架空，然並未放棄努力，趁此機會安排人事，挽回若干頹勢。貴族則等待機會，伺機反撲。文公卒，晉襄公與中軍帥屢見衝突，救江之役是一例。幸有趙衰爲緩衝，事態未有擴大。待趙衰死，三易中軍帥。貴族全勝，襄公大敗。其原因是襄公欲速不達，反遭不測。最後，趙盾以奸佞之質，竟獲忠字稱譽。歷史文獻若非審慎檢視，其不可盡信者有若此。

關鍵詞：中軍帥、晉文公、晉襄公、陽處父、趙衰、趙盾

一、文公的努力

本人曾爲文討論晉文公於「被廬之蒐」時，「作三軍」、「謀元帥」的影響，¹認爲主要的重點是：晉文公放棄了原來專屬於國君的軍事指揮和其它各項的行政權力。其結果則是：換取貴族的支持，君臣關係在表面上維持和諧。除此之外，再加上從亡之士又能謙讓自抑，與舊有貴族也能相安無事，因此政局稱得上是穩定。但即使文公在位時期，力求君臣和諧，似乎上下相安無事，也只不過是因爲雙方暫時尚無利害衝突而已。但是身爲國君，晉文公其實並未放棄努力，以求影響力持續，不致完全被貴族架空。甚且多少挽回若干頹勢，《左傳》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¹ 劉文強：〈論被廬之蒐〉，《中山人文學報》第二期（1994.4），頁1-20。劉文強：〈論晉國早期中軍帥〉，《周易》《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經學研究會第一屆學術研討會，1999.5），台北：國立臺灣大學。

〈僖公二十八年〉：云：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²
 晉原有二行，其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見《左傳》〈僖公十年〉。今增為三行，一如武公以一軍為晉侯，為一軍之始；獻公作二軍，為增列第二軍；文公作三軍，為增列第三軍。行為步卒，適合山地作戰，故《左傳》〈昭公元年〉云：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³

杜預以崇卒為「聚卒」，⁴ 義不若「尚卒」。⁵ 蓋山地作戰，車輛所受限制極多，不若步兵便利。「晉處深山，戎狄之與鄰」，⁶ 面對擅長山地作戰的戎狄，步兵是不可或缺的利器。⁷ 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⁸ 在國家安全的立場上，是絕無

² 《春秋左傳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5月景印清嘉慶20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頁277。

³ 同註2，頁704-705。

⁴ 同註2，頁705。

⁵ 竹添光鴻云：「俞樾曰：『《漢書》〈貢禹傳〉《集注》：「崇，尚也。』」。崇卒猶言尚卒。（《左傳會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1月再版，卷二十，頁二七）楊伯峻亦云，見《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4月再版），頁1215。按：《左傳》〈文公二年〉云：「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同註2，頁304）崇德與崇卒句法相同，所以此崇字當然不可作聚字解，還是以作尚的意思為佳。

⁶ 同註2，頁823。

⁷ 其他國家，如鄭亦有徒兵，《左傳》〈襄公元年〉云：「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同註2，頁497）鄭人曾兩敗戎人，不過皆以車兵及戰術運用成功獲勝，見《左傳·隱公九年》及《左傳》〈桓公六年〉。

疑問的。但是同樣是國家安全的問題，過了幾年，晉文公又取消步兵，改編入車兵制度，難道步兵的重要性忽然又消失了嗎？《左傳》〈僖公三十一年〉云：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⁹

杜預云：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¹⁰

前面不是說為了禦狄，所以增設步兵為三行嗎？現在為什麼反而毀行以為車？又要改成以車兵來抵禦狄人的步兵？那不是與一貫的政策背道而馳嗎？還有比軍事國防更優先的考慮嗎？《國語》〈晉語四〉云：

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¹¹

原來比軍事國防更優先的，還有政治性的考量。因為晉文公的頭號心腹趙衰，此時尚未有軍行，仍然只是個原大夫，¹² 比起三軍將佐來，地位差了一截。為了報答這位從亡十九年，卻尚未得到應有賞賜的大功臣，本來想順勢安排他擔任上軍將，接替過世的狐毛。本來這麼安排，也稱得上合情合理。但是趙衰不願多惹是非，一如於作三軍謀選下軍將時的立場，還是謙辭了。可是一個職位低下的大夫職位，對立有大功勞的趙衰甚不公平，對晉文公的處境也無助

⁸ 在作三軍時，文公以荀林父為御戎，這次再受提拔將中行。文公此舉，受到後世學者如顧棟高的讚美，（〈晉狐偃趙衰胥臣論〉，《春秋大事表》台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9月），頁3134-3137。竹添光鴻亦云。（同註5，卷七，頁五）

⁹ 同註2，頁287。

¹⁰ 同上。

¹¹ 《國語》（台北：宏業書局，1980年9月《四部備要》排印清士禮居翻刻明道本），頁383。

¹² 《史記》〈晉世家〉載趙衰主國政，文公歸國繼位，城濮之伯，皆與有力焉。衡情度理，這個說法是可信的。不過即使趙衰主政，他仍然只是個大夫，而不是卿。位不配德，終為憾事。

益。這次出任新軍將，多少補償趙衰的委曲，壯大文公的聲勢。同時其他的貴族們無話可說，畢竟他們都早已身居將佐的職位。

當然，如果以為事情就僅只於此，那麼也就未免將事情的真相看得太淺了。上引《國語》載趙衰說：「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這段話的內容，讓人一頭霧水。細數自被廬之蒐以來，六位軍帥將佐的名單中，未見先且居，則其如何佐軍？如何軍伐？如何善君？如何能其官？記載中從未見著先且居有任何功勞，怎麼一下子跑出這麼多項目出來？至少也得像卻缺一樣，俘獲白狄子，¹³ 立此大功，再晉升為卿，才能對眾人有所交待。而且卻缺即使立了如此大功，也只得到了原屬其父的冀，「亦未有軍行」，依然是個空架子的卿。先且居此時未能揚名，最多也只是個大夫，而不是卿。地位既不顯著，又不像卻缺立有軍功，他憑什麼可以一躍而成為上軍將？合理的解釋是，這無非是趙衰為了要有理由，所必須找到的理由。想要超升先且居，總得有個好原因吧！那麼超升先且居的目的何在呢？原來，其父為城濮之戰的頭號功臣先軫，而先軫此時看來並不十分效忠晉文公。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反彈，並且作人情給先軫，以安撫這個最有戰功的軍頭。這次人事安排依然是由趙衰出面，超升先軫之子先且居出任上軍將這個第三號職務。自己還是安貧樂道地當個大夫，並甘之如飴。這麼做，先軫當然會很高興。可是軍帥之中，文公自己人馬嫌少，既無從稀釋那些貴族的影響力，也無助於國君的聲威，這對晉文公並不有利。這次將三行改編為二軍，由趙衰出任新上軍將。先軫方面必然無話可說，畢竟趙衰曾經賣過一次人情，主動推薦先且居超升任上軍將。同時，文公也可以順理成章地安插心腹。¹⁴ 除了最

¹³ 見《左傳》〈僖公三十年〉。

¹⁴ 晉文公在胥臣的建議之下，擺開大德大量的態度，希望恩怨一筆鉤銷。其啓用宿仇之子卻缺以為下軍大夫。為的是示好，期能拉攏以往敵對立場的貴族。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又見《國語》〈晉語五〉。

明顯的人物趙衰，其他三人箕鄭、¹⁵ 胥嬰、先都，在日後政局的演變中，都擔負了重要的角色。雖然，文公並不以此為滿足。因為清原之蒐，縱然趙衰被提立為新上軍帥。已經是卿的身分，但是位階仍低，不足與對方分庭抗禮。所以晉文公有必要繼續努力，以求對自己的形勢更為有利。其後狐偃死，¹⁶ 上軍佐出缺，先且居請佐，《國語》〈晉語四〉云：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¹⁷

據此條記載，先且居看起來是禮尚往來，主動地向文公報告，請文公提出其副手人選。因為狐偃原是文公腹心之一，如今既死，文公便毫不客氣地安排另一心腹趙衰接替。此舉無論從何觀點而言，都屬合情合理。如是，在晉國的政治版圖上，文公總算又多爭得一塊。清原之蒐，趙衰為卿佔軍帥職，文公小勝一籌；沒多久，趙衰又接替狐偃任上軍佐，又小勝一回合。至於在外交上，利用分曹田的機會拉攏諸侯，¹⁸ 使諸侯爭相奔赴晉庭，心向文公。另外，又與楚國簽下和約，¹⁹ 俾無外憂，使得貴族找不到藉口，無從發動大規模戰爭。如是，貴族們便沒有機會敲詐勒索，妄作威福。種種處置都很成功，證明晉文公的努力，的確非常積極而且有成果。

¹⁵ 《國語》〈晉語四〉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同註 11，頁 381）可見箕鄭能夠受到文公提拔，不是偶然。

¹⁶ 清原之蒐在《左傳》〈僖公三十一年〉秋，明年，即《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則子犯之卒稍早於文公。如是文公之急迫感重矣，與其父獻公晚年類似。

¹⁷ 同註 11。韋昭云：「此有新字，誤。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同上，頁 385）按：新上軍將位第七，上軍佐位在第四，應為升三等，可謂超升。韋云升一等，可議。

¹⁸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同註 2，頁 286。

¹⁹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同註 2，頁 287。

二、貴族的反撲

但是貴族並不是毫不反抗，他們只是伺機而動。文公時爲了與秦穆公聯合伐鄭，秦穆公卻中途違約，晉國君臣關係便頓生嫌隙，《左傳》〈僖公三十年〉云：

九月甲午後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²⁰

面對這麼嚴重的政治危機，晉文公終於還能壓制貴族的野心，不致擴大事端，也不會拆了自己的牆腳，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晉國後人云：

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²¹

秦穆公利慾薰心，採取的行動甚不恰當，或許他有恃無恐吧。如果晉國真的攻

²⁰ 同註 2，頁 285。不過考慮到若非秦穆公的支持，晉文公如何能有今日？若無三千紀綱之僕，以衛其身，晉文公晚上能睡得安穩嗎？秦穆公是他唯一的靠山，他有什麼必要，非得和秦翻臉？這一點，晉文公心裡絕對清楚。當然，大家心裡也都很能理解才是。不過話說回來，為什麼子犯就不能理解呢？為什麼這些執政貴族如先軫、趙盾，他們就不能理解，非把秦、晉關係弄僵不可呢？難道他們有些什麼不同的看法嗎？

²¹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語。同註 2，頁 461。

擊秦師，理由是夠充分的。晉文公何嘗不知？但是他不能這麼做。他要考慮的因素，比起那些貴族們要複雜多了。反過來說，貴族們又何必考慮那麼多呢？先打就對了。至於當時倒底有沒有所謂的諸侯們，真是天知道；²² 就算有，他們才不需要戰爭。所以與其說「文公綏靖諸侯」，其實不如說綏靖晉國軍帥貴族；說晉「有大造於西」，不如說大造於晉文公自己，還要來得恰當。這些軍帥貴族甚至包括了自己人狐偃在內，²³ 都不能不表態擊秦，其他不屬文公系統的貴族們就更不必說了。至於一旦開戰，真正受到最大損失的，不會是秦，不會是貴族，而是晉文公。因此上引呂相絕秦文中說「文公恐懼」，確是實情。可見在秦背盟戍鄭這件事當中，晉文公承受了多大的壓力。逮文公死，襄公即位，貴族眼見機不可失，於是秦、晉之間的嫌隙便成了貴族們的大好機會，他們趁過渡之際，興兵生事，《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²⁴

卜偃一貫的立場無疑是傾向貴族的，他既預言驪姬的失敗，也曾對獻公的作為甚不以爲然。²⁵ 在天意仍受重視的時代，他以卜人的專業立場，竟然提出攻擊秦師的建議，還預言晉軍必然大捷，這應該不是偶然的事。卜偃的預言，反映了主戰派貴族的決心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因此意志在必得十分堅定。現在晉文公已死，襄公尚在諒闇期，而且威望不足，根本無法鎮壓貴族的氣焰。於是先軫決定攻擊秦師，其最表面且充分的理由，就是懲罰秦人違約背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

²² 不論是《春秋經》或是《左傳》，都只記載秦、晉伐鄭，無其他諸侯參與。

²³ 《左傳》〈僖公二十九年〉云：「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同註 2，頁 285。

²⁴ 同上，頁 287-288。

²⁵ 見〈晉語一〉，同註 11，頁 357-358。

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²⁶

欒枝雖力主以和為貴，但是反對無效。晉原軫聯合姜戎，於殽地埋伏，重創秦師，報了韓原之戰失利的一箭之仇。不但積壓已久的怨氣，終於一吐。更重的是，先軫給了襄公一個下馬威，²⁷ 宣告秦國——這個晉國國君最重要的外援，已被貴族切斷。

晉襄公當然不能任憑事態這樣發展，秦國對他的父親和他，同樣的重要。他特地釋放秦三帥以向秦示好，欲藉此友善的動作，盡可能地修補與秦國的關係，並宣示殽之戰非己之意。不料此舉卻遭先軫視破，襄公本人甚至遭到先軫責罵與羞辱。晉國君臣關係遂降至冰點，瀕臨破裂邊緣，《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²⁸

先軫所問的秦囚，指的是秦三帥孟明、西乞、白乙。先軫問秦囚的目的，當然不會是向這三人請安，而是詢問此三人是否已遭處決，《左傳》〈文公二年〉載晉斬秦囚事云：

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²⁹

²⁶ 同註 2，頁 290。

²⁷ 《國語》〈晉語七〉載晉悼公即位，「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最後晉君聲譽連狄人都知。（同註 11，頁 436）先軫不但不延君譽，反倒是製造襄公與秦之間的嫌隙，其居心何在，頗值得研究。當然，這不會是先軫一人的意思而已，必然是多數貴族的共同心聲。

²⁸ 同上。

²⁹ 同註 2，頁 301。

這個被斬的秦囚，地位應該不會太低，否則就會充當奴隸。同樣的，能夠斬這個高級身分的秦囚，那麼還有其他高級身分的秦囚嗎？是的，最重要的秦囚就是三帥。那麼其他的秦囚被斬首了，為何不見三帥被處決呢？先軫之間，絕非真不知情，而是故作不知狀，逼使襄公攤牌。襄公不得已，說出已釋放三帥的消息。先軫便借故發姦，警告的意味十足。但是處決華夏同盟國的高級貴族，除非對方同意，如晉的呂、卻，在春秋時代是很少見的，何況一次就處決三個？³⁰先軫此舉居心何在，實在不能不令人懷疑。處決秦三帥，會引來對方怎樣的報復，也是絕對無法避免的。秦、晉決裂，對晉有什麼好處？先軫為什麼要把事情鬧得這麼大呢？當然不會出事無因，他就是要斷絕秦、晉之間國君的聯繫。反之，文嬴很瞭解秦對晉的重要性，襄公也很瞭解。不論是站在出身於秦或維護晉君的立場，文嬴請三帥的作法都是正確的。襄公會釋放三帥，當然正是文嬴給的下臺階。但是此舉卻正牴觸了先軫派的貴族，他們要的就是切斷晉國國君和秦的密切關係，所以先軫頗有借機發怒的意味。爲了平息先軫的怒氣，襄公只得派自己的腹心，位爲太傅的陽處父去追秦三帥，結果竟然追不到，《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云：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³¹
追不到的原因可能很多，而其中最可能的一點則是故意。因此襄公命陽處父追秦帥，頗有做戲的意味，³²爲的是在面子上，不敢不給足先軫，可見襄公內

³⁰ 《左傳》〈宣公十三年〉載宋殺楚申舟，楚莊王爲之伐宋，宋幾亡國。是一著例。

³¹ 同上，頁 290。

³² 類似的行文筆法，《左傳》中所在多有，今舉一例以爲佐證，《左傳》〈哀公三年〉載季桓子將死，遺命其臣正常立南孺子之子爲後，但爲季康所殺，其文云：「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公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同註 2，頁 998）在這裡，季康子不是演戲，又是什麼？正常知事不可爲，所以先溜了。南孺子的小孩，「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這語氣與陽處父追三帥，「及諸河，則在舟中矣」，有什麼不同？追至河畔，三帥已在舟中，所以不及，這應是陽處父的報告內容。但這是其自云，又無第三者可以證

心的壓力有多沈重。後來先軫雖也有所自討以明志，³³ 但是君臣之間的關係是很難恢復了。這些危機與衝突，都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隨時會引爆那表面上君臣和雍，看似牢固團結，實則脆弱不勘的互動與互信。茲舉一例為證，《左傳》〈文公二年〉云：

戰于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³⁴

續簡伯即狐鞠居，見同年《傳》「狐鞠居為右」。³⁵ 又稱續鞠居，為狐氏族人，見文公六年《杜注》。³⁶ 據文二年此《傳》，狼瞫表現甚為機警果敢，當是能力之士。同年《傳》載其自云：「吾以勇求右」，³⁷ 可見其為人。車右率皆勇力之士，唯忠貞更為不可或缺。³⁸ 故襄公大為賞識，立狼瞫為車右。同年《傳》又載狼瞫「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³⁹ 可見彭衙之役，晉國獲勝，狼瞫與有力焉。其為國犧牲，出於忠勇義憤；其不好勇犯上，見其

明，誰知其自云者可信否？《左傳》裡頗多演戲的場面，演的差的，如驪姬陷害太子申生，任何人一看就明瞭；演的好的，如寺人披之於晉文公，幾次下手，都未得逞。最後來是他向文公示警，才使呂、卻火燒文公之計失敗，不可不謂傳奇人物之一。究其根柢，以其能做戲之故也。

³³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同上，頁 290-291）

³⁴ 同註 2，頁 301。

³⁵ 同上。

³⁶ 同註 2，頁 315。

³⁷ 同註 2，頁 302。

³⁸ 《左傳》〈成公二年〉載齊逢丑父先傷於肘，匿之。交戰時力不足以為車脫困，故為晉人所獲，是為車右者勇力不足之禍。然其冒充齊侯，免齊頃公被俘，又是忠之典範。又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韓之戰，卜右，慶鄭吉。惠公以為不忠，不用，而以家僕徒為右。結果車陷泥濘，家僕徒力不足以脫困，晉惠公被俘。是用車右必以忠貞並勇力之另一例證。

³⁹ 同註 2，頁 302。

有守有爲。襄公因斬秦囚事遂立其爲車右，當然有所寄託。先軫故意廢黜狼臯，立續簡伯，就是有意離間狐氏與晉襄公。狐氏本是晉文公的心腹，先軫刻意討好拉攏，不愧是有謀之人。⁴⁰ 如此一方面挖襄公牆腳，一方面攆斥襄公所用之人，對襄公豈會心懷好意？

三、先且居

晉文公時期的第二任中軍帥先軫，在文公卒後次年，即晉襄公元年，也在戰場上陣亡，不過事情頗不尋常，《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⁴¹

看起來先軫既忠又勇，令人欽佩。⁴² 但最受矚目的一點是，他是中軍帥，一旦死亡，必須有人遞補這個最重要的職務。那麼應該由誰出任呢？《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⁴³

結果是由他的兒子先且居出任。不過與前面的中軍帥略有差別的是，初作三軍時，需要以「謀」的方式來產生元帥；先軫超升中軍帥，也沒有經過文公三命。這次由襄公任命，與前面二人由眾人「謀」的方式產生，差別不可謂不大。至於三命是怎麼回事呢？杜、孔皆無說，楊伯峻云：

⁴⁰ 先軫有謀，見〈晉語四〉；其自下軍佐超升爲中軍帥，與此事有密切關聯。

⁴¹ 同註 2，頁 290-291。

⁴² 晉襄公此次成功地扮演受迫害的角色，所以他得到的同情就會比較多。再加上他也有人馬，可以製造輿論，迫使先軫表態。先軫選擇了自殺這條路，其理由看來大中正至，合情合理，不過他的兒子先且居已經是上軍帥了，再加上他一死，接任者還是他的兒子先且居。所以其中是否有暗釐交易，頗讓人懷疑。

⁴³ 同註 2，頁 291。

春秋諸侯之卿，有一命、二命、三命之別，以命數多為貴，車服之制亦隨之。⁴⁴

這話大致無誤，不過說了等於沒說，因為三命的實質內容為何，還是一頭霧水。我們懷疑，這與金文常出現的「出入三覲」之記載，頗為類似。如此，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至少在形式上，國君再度拿回了人事任命權。不必像他父親作三軍時，任由貴族之間，以謀議的方式推出人選，然後強迫國君接受。雖然以三命命中軍帥的實質意義未必一如形式有效，但是至少在面子上扳回不少。《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又云：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郤缺以獲白狄子有功，使他的地位從下軍大夫晉升為卿，但是未有軍行。杜預云：

雖登卿位，未有軍列。⁴⁵

關於晉國卿為軍帥，大夫則為軍帥以下職務，這個問題已經在〈論陽處父〉一文中討論過了，⁴⁶ 讀者可以參看。此處則檢討襄公此舉的政治意義，除了以三命命先且居為中軍帥是不得已的事以外，襄公主要目的，在趁機建立自己的團隊。因為沒有軍行的卿，猶如困於淺水的蛟龍，難伸其志。其他的軍帥們也不可能像趙衰一般謙讓，會主動讓出一個位子給他，所以他必須仰仗國君的照拂，才有機會。因此他的立場，顯然會偏向國君一邊。這對於晉襄的聲勢，是有相當助益的。

從《左傳》等書上的記載上看，先且居比起他的父親先軫來說，要容易相處得多了。未知是因為他在尚未有戰功之前，就被超升，因此面對其他資歷較深的軍帥時，會稍為自我克制？或是他的父親未留下足夠的餘蔭，就先自行了斷，所以他無法像父親一樣專斷獨行？或是受到趙衰謙謙君子的感召，不便表

⁴⁴ 同註 5，頁 503。

⁴⁵ 同上。

⁴⁶ 〈論陽處父〉，《中山人文學報》第 10 期 2000.2，頁 27-50。

現太過強勢？總之，先且居呈現了比較溫和的形象，氣氛也就好轉。至於晉襄公，他的努力或許比他父親晉文公更多，而且機會也未必少，但是運氣似乎不佳，因此成就不比文公更多。試看《左傳》〈文公元年〉此條記載：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

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

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⁴⁷

先且居雖然較為溫和，但是政治手腕卻並不因此打折。在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下，技巧地排除了晉襄公插手軍事的機會。

四、救 江

接下來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表面上襄公也不遑多讓，也用同一手法追回一城，但是其中大有隱情，《左傳》〈文公三年〉云：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⁴⁸

先且居前次要求晉襄公要堂堂正正，必須朝王，以正名分。他卻趁機帥師，擺開了晉襄公的糾纏。這次晉襄公學乖了，先告于周天子，請周天子派個大老來壓陣。杜預云：

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⁴⁹

晉襄公需要天子之威嗎？此時的晉國，是天下伯主，還需要天子之威嗎？當年晉文公與楚師戰於城濮時，何嘗假過天子之威？戰後更是召王往會，害得《春秋經》必須寫成「天王狩于河陽」，為天子諱，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為了這件事，還被日後的孔仲尼訓了一頓。此時天子之威何在？⁵⁰ 接下來的盟會，

⁴⁷ 同註 2，頁 298-299。

⁴⁸ 同註 2，頁 305。

⁴⁹ 同上。

⁵⁰ 此事鬧得甚大，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孔子以晉文公譎而不正，與此事大有關係。

又何嘗給過天子顏面？⁵¹ 晉襄公這下子忽然講究起禮儀尊卑，以天子為有威，要講倫理尊卑，先告于王。然後周天子派了個王叔桓公來擔任名義上的指揮，這麼做完全符合先且居的尊王的說辭。可是這次出兵卻不是先且居率軍，襄公反倒是派了自己的心腹陽處父帥師伐楚，其中有無可疑之處？關於此點，在本人〈論陽處父〉一文中以為：

至於陽處父，雖官為太傅，或許名望較高，但是其爵位仍然只是個大夫而已。

就算太傅的名位高於正卿，在一般狀況下，僅憑一個只在名位高於正卿而已的太傅頭銜，就想要改易中軍帥，那當然是不夠的。更何況陽處父的爵位還不是卿，只是個大夫呢？更重要且實際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威望，才能服人。足夠的威望中，軍功是最重要和絕對必要的條件。就這一點而言，陽處父倒是曾立下若干，雖然其中頗為可疑，不過畢竟可以稱為軍功的事蹟，或許因而增加了他發言的分量，也未可知。⁵²

因此本人以為，這是晉襄公有意的安排，恭請王叔桓公任名義上的指揮官。⁵³ 那麼先且居呢？為什麼他突然大方起來，竟然同意這樣的安排？晉襄公派了一

⁵¹ 例如《左傳》〈僖公二十九年〉云：「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預云：「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大夫，諱公與盟。」又云：「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同註2，頁283）

⁵² 同註41。

⁵³ 周王室派人指揮諸侯軍隊作戰，可見於銅器銘文，如史密簋載王遣師俗及史密前往東國，指揮齊國軍隊與南夷作戰。張懋鎔認為：「從本銘及師袁簋來分析，齊國軍隊多次受王朝將領統制，至少比其他諸侯國近王朝軍隊的模式。」又云：「王朝將領如師袁、師俗、史密等頻繁來到齊國，本身對齊國的軍制就是一種嚴密的檢查與有力的監督，即使齊國軍事行為有偏離西周王朝軍事規矩之處，也會得到及時糾正。」張懋鎔〈史密簋與西周鄉遂制度〉，《文物》第1期（1991），頁31。

位非卿位，非軍帥的陽處父領兵，目的之一，無非是建立自己的基本隊伍，以便在緊急時派上用場。目的之二，是順便和楚國建立和平互信的關係，以求安外攘內。故在〈論陽處父〉一文中，本人曾以為：

這次的戰果，雖然號稱勝利，然而實在不算是一次很光彩的勝利。勝利中沒有實質的收穫，如俘虜、車馬、兵器等，一如城濮之役的戰果，而且其中還大有問題¹。陽處父和楚人之間，是否一唱一和地做戲，而且被看穿了？上一次他追秦三帥，結果沒追著。他已經做過一次戲了，那些不愉快的記憶，貴族們能忘掉嗎？或者竟如太子商臣所說，他根本是送了賄賂給子上，二人暗通款曲，所以上子也做面子給他？⁵⁴

晉國原來面對南方的楚是比較放心的。⁵⁵ 在〈論陽處父〉一文中，本人也曾提到：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的記載云：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此時晉、陳、鄭伐許，晉師未言由誰率領，亦未言御戎、車右，照慣例應非中軍帥親自出征。其同年陽處父帥晉軍侵蔡，《左傳》云：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既未說明晉軍出動了多少軍隊，也沒有說誰為御戎，誰為車右，與晉國出兵的慣例不大相同。又如《左傳〈文公三年〉》云：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⁵⁶ 先僕不見於晉的任何一將、

⁵⁴ 同註 41。

⁵⁵ 城濮之戰後，楚帥子玉自殺，晉文公聞訊大喜，說：「莫余毒也矣！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同註 2，頁 275）可見楚國自子玉死後，進圖北方的意願和能力都大為降低。楚成王本來就不太願意和晉國直接衝突，說見本人〈論城濮之戰〉（第二屆空軍官校戰史與戰爭文學研討會 2001.3 岡山：空軍官校）而且此時成王年事已高，進取心絕對不如年輕的子玉，也是事實。這種國際形勢，對晉文公父子而言，是有利的。

⁵⁶ 同註 2，頁 304。杜預《注》云：「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同上）晉假天子之名伐楚，而周王室所派出的雖是卿士，卻不親伐，可見這次戰役並未受到太多注意。這也反映了陽處父所率領的軍隊不多，因此也不受重視。

佐、行，《春秋經》連其名事都不載，還不如陽處父，可見其身分低下，所率不知是何部隊。《左傳》所載陽處父情形與先僕相同，那麼，陽處父究竟帶了多少軍隊，實在讓人懷疑。試想，他既不是五軍、三行裡的任何一將一佐一行，更別提是正卿的中軍帥，那麼他又如何獲得帶兵出征的權力呢？他又能帶多少部隊呢？以上這些證據，只能說明陽處父並未能帶領晉軍主力，最多只能是一小部分的軍隊，而且恐怕還不能算正式編制內的軍隊。若是編制內的軍隊，至少應如《左傳〈文公十五年〉》所載：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像這樣的例子，才足以證明晉師中軍未出，而且最後出動的是什麼部份軍隊。反之，若無明言何軍出征，就很難讓人判斷到底是出動了那些部隊。⁵⁷

但是還有目的之三嗎？不論是先僕，或是陽處父，所率領的軍力，似乎都不是晉國的主力。何以如此呢？以先且居為代表的貴族們，何以放心地任憑國君的親信帥師出征呢？本人以為，此時先且居正在注意秦穆公的動靜，晉國的主要兵力也都其掌握中，全力準備與秦戰鬥。既然主力還在自己手中，區區陽處父等所領偏師，還不足以造成威脅。⁵⁸ 但是這些非主力的偏師，面對實力較秦國還要強大的楚國，能夠起到什麼作用嗎？先且居心中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呢？

想解釋這個問題，得先回溯楚成王和晉文公的關係，楚國貴族子玉的立場，蔣賈、蔣呂臣、子上等人的立場。這個問題，在本人〈論城濮之戰〉一文中，已有說明，學者可以參看。在這裡，我們得特別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楚成王及其身旁人士與太子商臣之間的關係，《左傳》〈文公元年〉云：

初，楚子以將商子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

⁵⁷ 同註 40。

⁵⁸ 《左傳》〈文公四年〉載：「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同註 2，頁 306 先僕與陽處父俱曾帥師救江。秦穆公為江被滅而降服。這不禁使人想到楚令尹子上怎麼死的。他與陽處父是串通過？楚成王欲廢太子商臣，商臣享江平而不敬，江平大怒之下吐真言。結果商臣弑成王自立。然後就派兵伐滅，晉國何以救江？是報恩？秦穆公與江有這麼深的關係嗎？

又多愛。黜，乃亂也。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⁵⁹

商臣不能確定自己是否被廢，其師潘崇要他激怒江芊，以確定答案，可見江芊和成王之間的關係一定十分密切。否則江芊怎會知道這麼重要的大事？江芊既然屬於成王的一邊，她必然知道，甚且促成商臣之廢。那麼商臣又怎不視江芊為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令尹子上說商臣是個忍人，即心狠手辣的人。所以在子上與陽處父眉來眼去，立即遭到商臣的毒手，正應驗了子上所說的忍字。子上不贊同成王立其為太子，終於逃不了商臣的報復。子上身為位高權重的令尹，尚且下場如此。江國弱小，江芊又怎逃得了商臣的魔掌？已經所以一旦商臣政變成功，自立為楚王。接下來秋後算帳，就是伐江，找江芊出氣。這時晉國想要伸出援手，以報答楚成王，無奈軍權抓在貴族軍帥手中。晉、楚原本和諧的關係，因商臣即位而產生了變化。江對晉襄公有象徵意義，因為那是楚成王的黨羽。成王對晉文公有好感，對襄公也無惡意。晉要救江，應該是為了報答楚成王。否則救江之舉，有什麼軍事或政治上的意義呢？可是對國君有助的，對貴族就變成有害。既然如此，晉國貴族們為什麼要幫國君來損自己呢？基於這樣的心態，晉軍主力不出，原因是很清楚的。所以光靠先僕、陽處父，再加上王叔桓公，實力豈足以對抗楚人？不得以，聊以圍魏救趙之計，希望楚人為了與國而放棄江，《春秋經》〈文公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公羊傳〈文公三年〉：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護也。其為護奈何？

⁵⁹ 同註 2，頁 299。

伐楚為救江也。⁶⁰

何休云：

援，詐也。⁶¹

又云：

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為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⁶²

《穀梁傳》〈文公三年〉亦云：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⁶³

范寧云：

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⁶⁴

但是楚穆王並不理會，⁶⁵ 所以陽處父再伐楚以救江，但是並未成功，《左傳》〈文公三年〉：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⁶⁶

杜預云：

⁶⁰ 《春秋公羊傳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5月景印清嘉慶20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頁167。

⁶¹ 同上。

⁶² 同上。

⁶³ 《春秋穀梁傳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5月景印清嘉慶20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頁100。

⁶⁴ 同上。

⁶⁵ 楚國有申、息為北門，又有江漢以為池，方城以為城，就連齊桓公也莫可奈何。陽處父以偏師前來，穆王當然不必重視。上引《左傳》云：「遇息公子朱而還」，是陽處父無力威脅楚國的明證。

⁶⁶ 同註2，頁305。

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⁶⁷

杜預的說法，頗有可疑，故竹添光鴻云：

兩軍相遇將交鋒，而我獨退還，必有其故。此時上告于周，假王威以救江，固已見晉兵之不競，蓋晉懼楚兵強而還也。杜以「江兵解，故晉師還」，全出臆說。又以子朱為「伐江之帥」，似亦未然。此時晉攻方城以救江，息公子朱必是救方城之帥也。蓋爾時晉避楚，不能救江。楚仍留伐江，至明年終滅江，情形略可考知焉。江黃國小近楚，非晉之兵力所能存也。齊不救弦、黃，而晉兩次救江，并請于天王，得延旦夕之命，勝齊桓遠矣。而論者責晉不能存江，亦過矣。⁶⁸

竹添氏所謂的「論者」，指的是特好議論的宋代學者，茲舉一例以為說明，如趙鵬飛《春秋經筌》云：

批亢擣虛，兵家上策。然必卜其虛實，較其疆弱而後濟。以楚之疆，根據南服。齊威之霸，有所不敢戰。晉文合四大國之師，而僅能勝之於城濮。今處父以烏合之師，將伐楚以救江，是所謂以螻蟻撼泰山，多見其不自量也。夫江之危亡，僅在旦夕。晉師直赴江之危，猶懼楚未必退。今以偏師犯楚之牧圉，欲楚人釋江而自救。嗚呼！愚哉矣。吳伐楚而於越入吳，以吳之內虛，越疆且眾足以造其都也。彼楚之圍江，多不過萬眾，足以環其郭矣。而楚之疆大，豈遂虛邪？而處父為上卿，將一軍以行，不過萬二千人。以萬二千人，能入郢乎？兵固不能撼楚，適所以激楚之怒，而速江之滅也。愚謂晉不伐楚，江未必滅。何則？楚之圍江，徒以其叛己而從中國耳。今兵環其國，江勢有所不敵，則必下楚。江下，則楚兵退矣。今處父伐楚，實曰救江。江以為晉且救我，固死守之，不屈于楚。既而處父伐楚，晉不能損楚之一毫，何足以解江之圍。然楚內忿江之不屈，而外憤晉之見伐，能無怒乎？故期年圍之，必滅江而後已。則夫晉處父伐楚以救江，實激楚以滅江也。故聖人書「伐」，又書

⁶⁷ 同上。

⁶⁸ 同註8，卷八，頁27。

「救」，所以見救江非所以為救，寔速其滅也。⁶⁹

又云：

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晉不能服楚，則何以庇江？無以庇江，則安保其無滅？方江受楚圍，使處父帥師直赴於江，江楚於前，處父持之於後，楚兵未必不敗而奔也。乃以區區之師伐楚，欲楚兵釋以自救，宜其不能撼楚，而致江之滅也。⁷⁰

趙鵬飛說處父以烏合之師、偏師，應是符合實情。至於晉救江反而導致楚滅江云云，楚滅江只因江叛楚從中國云云，皆見樹不見林之論。其實縱合前後《傳》文，就能看清來龍去脈，明瞭楚所以必滅江，江所以叛楚從中國的原委。至於竹添光鴻以為晉襄公「勝齊桓遠矣」，此另一問題，尚可討論。不過其它的觀點，如晉懼楚兵強，如息公子朱是救方城之帥，如晉避楚，不能救江，楚仍留伐江等說法，比杜預要可信得多。⁷¹ 到了明年，楚國終於滅江，《左傳》〈文公四年〉云：

楚人滅江。⁷²

這個結局是可以預見的，不過晉國沒有什麼表示，反倒是秦穆公頗為感傷，《左傳》〈文公四年〉云：

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⁷³

杜預云：

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

⁶⁹ 《春秋經筌》（收在《通志堂經解第二十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9月），頁11721-11722。其他宋代學者類似的意見，可參看《通志堂經解》相關部分。

⁷⁰ 同上，頁11722。

⁷¹ 江國其實也不一定就是從晉，才會遭到被楚國的滅亡的命運。雖然他遲早會步上弦、黃等國的後塵，但不見得這麼快就會遭到毒手。所以楚穆王決意滅江，與江芊、楚成王廢立太子商臣——即楚穆王——一事，有著因果的關係。

⁷² 同註2，頁306。

⁷³ 同上。

過之。⁷⁴

孔穎達云：

〈哀十年傳〉稱：「齊人弑悼公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鄰國之數，三日也。⁷⁵

就字面而言，我們看不出秦穆公在自懼些什麼，不過他的失常表現實在太過頭了，所以引起群臣的疑心，因而勸諫他不必如此。從上述子上不贊成立商臣，其後楚成王廢商臣，江芊知情；其後晉以陽處父偏師救江，秦穆公失常違禮等等這些不合常理的事件，可以推論楚滅江一事的內情並不單純。這不但牽涉楚國的內政，也關係到晉國的局勢。所以江國雖小，楚穆王卻執意滅江，則其影響不可謂不大。晉、秦、楚國君之間的關係十分友好，本非祕密。以江事為例，晉救江不成，江為楚所滅，秦穆公還行禮過當。以及《左傳》〈文公五年〉云：

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⁷⁶

郟貳於楚，是楚外交的勝利。六即東夷，當是晉的傑作。秦人入郟，楚滅六、蓼，較勁的跡象十分明顯。這些晉、秦、楚之間的來往互動，都讓人若有所思。

五、趙 衰

對晉國的貴族們而言，救江是晉襄公的事，與他們無關。他們沒有必要為江撐腰，好增加國君的外援。甚且可能還巴不得楚穆王快些動手，給晉襄公一個教訓。正好他們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情況，即此時西邊有秦的威脅。秦向來號稱強大，與晉國國君關係更是深得無與倫比，尤其是秦穆公有大敗晉軍的記錄。再加上自從殽之戰慘敗以來，秦穆公君臣皆引以為恥，無時無刻都想要復

⁷⁴ 同上。

⁷⁵ 同上。

⁷⁶ 同註2，頁311。

仇，這使得貴族們對於坐視江被楚滅，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因為他們得先處理秦的威脅。回顧這段恩怨，上引晉襄公應文嬴之請，釋放三帥；又禁不住先軫的威迫，命陽處父追秦三帥，《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云：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繫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孤終不以一眚掩大德」。⁷⁷

孟明說「三年，將拜君之賜」。顯然蓄怨含忿，有必復此仇之意。果然，到了第三年，休養教訓已經充分，秦穆公即派遣孟明帥師伐晉，《左傳》〈文公二年〉云：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狼曠）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⁷⁸

這次因為狼曠之勇，激發了晉軍士氣，因而大敗秦師。⁷⁹ 晉勝秦敗，符合貴族們一貫的期待；反之，晉敗秦勝，或許更符合貴族們的意。願只要晉、秦之間的戰事愈多，雙方的怨仇就愈難解開，尤其是秦穆公一再失利，對內尤其面子放不下，難以交待。如此，對一向倚靠秦國稱腰的晉文公父子們，秦、晉關係愈惡劣，形勢對他們就更加不利。因為秦穆公為了復仇，必然不惜一再地發動戰爭。不論誰勝誰負，都將使兩國原已惡化關係更加不可收拾。如此一來，秦穆公自然無從對晉襄公伸出援手。這使得晉襄公在面對貴族的權力鬥爭中，

⁷⁷ 同註 2，頁 290。

⁷⁸ 同註 2，頁 301。

⁷⁹ 《左傳》只記載了中軍將佐，其他軍帥不見，未知是否書闕有間。

少了最主要的助力，簡直就不必玩了。⁸⁰ 眼見事情鬧得近乎不可開交之際，趙衰適時地發揮了伏兵般的作用，《左傳》〈文公二年〉云：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⁸¹

雖然同年冬天，晉先且居又率領諸侯「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但是此役雙方並未爆發激烈地的戰鬥，蓋示威而已，此時趙衰的作用已逐漸發酵。到了明年，秦穆公再度大舉進攻，可是晉國卻採取了守勢，不再與秦對陣，顯然趙衰主和的意見受到貴族們遵從，《左傳》〈文公三年〉云：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⁸²

與此同時，秦國突然放棄了以戰爭為報復的作法，碰巧晉國亦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左傳》〈文公四年〉云：

秋，晉侯伐秦，圍刳、新城，以報王官之役。⁸³

秦、晉兩國突然間同時放棄了決戰，雙方都變成敵攻我守，顯得十分有默契。如果說這不是趙衰居中促成的作用，是很難讓人理解的。

六、三易中軍帥

在〈論陽處父〉一文中，已經討論過這個部分，本文只做補充性的說明。

⁸⁰ 後來秦康公送公子雍時，特地加派護衛，《左傳》〈文公七年〉云：「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同註 2，頁 317）此舉正犯趙盾忌諱。如果公子雍為君，人身安全完全不受威脅，那麼趙盾如何上下其手呢？此例只是說明晉、秦之間，國君之間的關係，其實一向是密切的。

⁸¹ 同註 2，頁 302。

⁸² 同註 2，頁 305。

⁸³ 同註 2，頁 306。

首先，在趙衰接任中軍佐時，晉襄公方面的形勢頗有可為。在內外局面大致安穩的情況下，按步就班，只要先且居一死，趙衰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接任中軍帥，那麼晉襄公奪回權力的機會也就來了。但是天不從人願，竟使此事功敗垂成。事件的序幕由陽處父揭開，《左傳》〈文公五年〉云：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⁸⁴

從甯嬴的話中，不難發現幾個重點：

第一：陽處父過於剛直。剛直是否就一定是缺點，還得再討論。不過由於中國自古至今，一向號稱崇尚中庸之道——其實就是鄉愿的代名詞，於是剛直很容易就成了缺點。本人〈論陽處父〉一文針對此事有說，敬請學者參看。

第二：華而不實。這句話究竟指的什麼實質內容，不得而知。《國語》〈晉語五〉記載了一條後人對陽處父的論，也有華而不實的句子，不妨以為參考，其文云：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

⁸⁴ 同註 2，頁 311-312。《國語》〈晉語五〉載甯嬴如是云：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以外易矣。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譎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同註 11，頁 394）《國語》的記載固已含糊其辭，韋昭釋「不本而犯」云：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其見識也只能到此為止。剛而主能，說明陽處父剛直且有力量。不本而犯，說明陽處父對晉之彊宗大族不假顏色，一心事主，不免犯人。怨之所聚，固不免於難。唯其忠貞，亦不愧古人，鮮有及者。

身。子何喜焉」？⁸⁵

韋昭注「智似陽子」云：「智辯如陽子處父」。可見陽處父其實頗有智謀，故襄公甚為倚賴。又說他「主言而無謀」，則是因為他不具足夠的實力，因此只能危言危行。《左傳》〈成公十五年〉云：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⁸⁶

伯宗好直言，因而遭三卻陷害，「譖而殺之」，與陽處父可謂同類相求者。《國語》〈晉語八〉又記載趙武對陽處父的評價同樣是：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知不足稱也。⁸⁷

對於趙武此句，本人已在〈論陽處父〉一文中解釋，敬請參看。雖然下場淒涼，不過陽處父忠心為主，確是實情。只是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難免心焦慮迫，過於躁進。雖不畏強禦。卻不懂得放軟身段，終至以身殉主。

第三：犯而聚怨。這句話才指出了真正的重點。就是陽處父的做法，必然會與既得利益者有所衝突，而且衝突的對象恐怕還不少。最後必然為千夫所指，成了代罪羔羊。我們就晉國政情的發展來看，真正的引爆點，正是後來陽處父主導了軍帥人事變動——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如此——尤其是中軍帥一職。此舉不但給他自己惹上殺身之禍，更使得晉襄公難逃被暗殺的嫌疑。在〈論陽處父〉一中已討論過此事，請參看。總之，若就事論事，本人以為陽處父實為忠臣之典範，其一心為襄公而已。但是晉國內部情勢的複雜性，以及中國傳統的鄉愿心態，使得他只能走向身敗名裂的結局，下場甚至比不上荀息。荀息雖也無能輔佐奚齊、卓子，至使二子為里克所弑，有負獻公之託。至少他還能以自殺的方式，給後人留下了忠貞的印象。

⁸⁵ 同註 11，頁 407。伯宗妻又云：「民不能載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韋昭云：「上，賢也。才在人上也」。（同上）伯宗忠於君而遭忌之事跡，一如陽子；而其下場，亦如陽子。

⁸⁶ 同註 2，頁 467。好直而能免於難者，看來只有叔向。不過這也是經過季札這位高人指點，才未及難。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禮記》云叔向欲效法陽處父，豈無緣由？

⁸⁷ 同註 11，頁 471。

眾所週知，危機就是轉機；同樣的，轉機也會是危機。陽處父過於剛直的序幕一揭，接下來晉國的軍帥接連四人過世。面對政治上這麼嚴重的動盪，如何妥善地處理危機，化爲轉機，考驗著晉襄公的智慧。我們可以說，這是晉襄公的成敗，這次正是關鍵時刻。《左傳》〈文公五年〉云：

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臼季皆卒。⁸⁸

杜預云：

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樂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⁸⁹

從字面上看，趙衰好像一人兼二職。不過這不太可能，當是趙衰曾任過此二職。在此之前，晉國軍帥死亡，通常一年一人。這下子突然一次四人先後過世，頗不尋常。而且通常軍帥一出缺，就立刻有人遞補。這次四個位子出缺，卻未如慣例補人。當然，據《左傳》，此四人都在冬天先後過世，或許第一個缺尚未補實，第二人又死了，然後第三人，然後第四人。爲了不致手忙腳亂，所以乾脆一齊解決人事案。這當然是一種想法，但是頗不實際。本人懷疑，這四人先後過世，對晉襄公最難承受的，一定是趙衰竟然排在第一個。趙衰是檯面上唯一有分量的支持者，第二號人物箕鄭還在佐新上軍，名位仍低，不足以支撐襄公。假如先且居死於前，那就好辦多了。只要將趙衰升任中軍帥，再安排箕鄭等人接任其他如上軍帥等職務，那麼襄公的形勢可謂一片大好。現在趙衰先死，襄公已經沒有接替人選，恐怕就夠襄公傷透腦筋。接著先且居死，中軍帥出缺，更是一大難題。晉襄公該如何處理呢？《左傳》〈文公六年〉云：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⁹⁰

這是表面上呈現的結果，但是幕後的情況卻非如此簡單，《左傳》〈文公八年〉云：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

⁸⁸ 同註 2，頁 312。

⁸⁹ 同上。

⁹⁰ 同註 2，頁 313。

「狐、趙之勳，不可廢也」。⁹¹

晉襄公要任用士穀出任中軍帥，頗為突然。那麼士穀何許人也？有什麼特別的事跡或能力嗎？《左傳》〈文公二年〉云：

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⁹²

杜預云：

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⁹³

孔穎達云：

《傳》舉司空之官，云「堪其事，乃書之」，明本不當書，故知非卿也。

〈成二年傳〉稱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其知司空非卿之文也。⁹⁴

看來士穀其人頗有能力，所以即使職位不是高階的軍帥、卿，只是較低階的大夫，還是得到魯國的讚賞，將他書之於《春秋經》。他是晉襄公的班底之一，頗有能力，受到襄公的賞識，欲任其為中軍帥。至於梁益耳又是何許人也？他連士穀的事功都沒有。晉襄公要提拔此二人出任中軍帥，稱得上聳人聽聞。其原因應該也很單純，二人都是晉襄公的主要人馬。細數襄公的陣容，連同這兩人，再加上陽處父，三人的職務最多都只是大夫。卿的方面，趙衰已死，欒枝有可能較偏向襄公，也過世了。剩下的，就只有箕鄭父任新上軍佐，先都佐新下軍。其他諸卿，沒有一個是自己人。如果這次人事任命安排成功，那麼最重要的職務中軍帥，便可由自己人士穀出任，由梁益耳佐中軍。再加上箕鄭、先都掌上軍，又舍了新上、下二軍。六個職務裡，有四個自己人，而且依次是中軍將佐、上軍將佐，可說是最重要的職位都掌握在手中，如此方可高枕無憂。但是計劃雖好，阻力更大，終於破局。《左傳》〈文公八年〉云：

⁹¹ 同註 2，頁 320。

⁹² 同註 2，頁 302。

⁹³ 同上。

⁹⁴ 同上。

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⁹⁵

「從之」者，晉襄公從先克之說是也。這顯然是晉襄公被迫妥協的結果。爲什麼先克一句話，晉襄公就得放棄原來的計劃呢？顯然內情絕不單純。先克何許人也？他有什麼能耐，可以使晉襄公非聽他的意見不可呢？《左傳》〈文公七年〉云：

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杜預云：

克，先且居子。

原來是先且居的兒子，無怪乎他說話有那麼大的份量。憑著祖父父親兩代將中軍，先氏的影響力在晉國鮮有匹敵。他不僅爲自己講話，更是爲其他的貴族們發言。晉襄公再有膽量，豈敢完全無視貴族們的反彈？就算是一百個一千個不願意，也只得放棄將士穀、梁益耳推向中軍的願望。

其實晉襄公之所以失敗，和他的野心過大，出手過急有絕對的關係。襄公只顧著充滿希望的目標，使他疏忽了潛在的危險。這或許與穩重的趙衰太早過世，使晉襄公無從諮詢有關。而手下躁進的大夫們又躍躍欲試，可能比襄公更急於享受權力的滋味。甯嬴說陽處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其實何止陽處父，其他的大夫們何嘗不是這種心態？戊戌政變的六君子，不也這般表現？甯嬴說「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他們想要獨佔權力，實力不足，準備不週，卻又到處招搖，豈有不失敗之理？

這個道理太簡單了！如果晉襄公仍然維持五軍的編制，自己人佔了四個，至少還有六個缺留給其他貴族。那麼貴族們至少覺得還有希望，或許勉強還能接受。就算會有反對者，這些反對的聲浪也比較有可能受較小。現在襄公欲速則不達，想一口通吃。他不但要安排自己人出任中軍、上軍將佐，還要裁撤新上、下軍。本來十個名額，一下子少了四個不說；連原來的六個，襄公也要擠進四人。這麼一來，貴族們的權力必然受到擠壓，他們怎會甘願？所有不甘願者之中最不甘願的，看來是先克。他以父、祖兩代的功勞，竟然擠不進軍帥群。

⁹⁵ 同2，頁230。

比起他祖父先任下軍佐，超升中軍帥；他父親初任就是上軍帥，又超升中軍帥。兩般境遇，簡直是天壤之別。他既被排除在襄公軍帥的名單外，於是聯絡了另外同樣是失意人的兩家子弟，即狐射姑和趙盾。這兩人的父親都是晉文公的從亡之臣，關係緊密得無以復加。晉襄公連這麼親密的子弟兵都放著不用，反而提拔了毫無淵源的士穀、梁益耳，這是什麼心態？莫非晉獻公重現嗎？如果晉獻公重現，那麼原來最有勢力的一群貴族，勢必被打入冷宮不說；更有可能就像桓、莊之族一般的下場了。想到這裡，貴族們，甚至包括狐射姑、趙盾等，能不心驚肉跳嗎？於是藉著先克之口，說出「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以表明立場。其實何止狐、趙，包括欒氏、胥氏、卻氏，尤其是先氏，這些家族豈會無勳，竟然不在軍帥的名單中？他就不能像父祖們一樣地超升嗎？至少也該有個下軍將佐之類的卿職吧？這一大票族大勢盛的貴族聯合壓迫晉襄公，晉襄公承受得了這麼強大的壓力嗎？能夠拒絕妥協嗎？

面對來勢洶洶的反撲，晉襄公和他手下們的美夢一下子就破滅了。當然，晉襄公並非毫不反抗地任憑擺佈。據事後的名單，如《左傳》〈文公七年〉所載：

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⁹⁶

此時狐射姑已出奔，其缺由先克瓜代。三軍六將佐之中，晉襄公的人馬仍佔了兩人。人數雖不算少，但是比起原計劃來，卻只有一半。更重要的是，中軍帥一職，並不是由自己中意的人出任。因此在兩害求輕的情況下，寧願提升與自己關係更為親近的趙衰之子趙盾任中軍帥，也不願任由先克一句話，就讓與先氏關係親近的狐射姑升任中軍帥。另外，晉襄公更有意地將先克排除於軍帥之外，這也算是情緒上的發洩吧。此次易中軍，據《左傳》〈文公六年〉云：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⁹⁷

⁹⁶ 同註2，頁317。

⁹⁷ 同註2，頁313。

晉襄公陽處父以爲由趙盾出任中軍帥，會比狐射姑好些，至少可以出一口氣，但是據上引《左傳》〈文公七年〉：

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此時晉襄公已死，狐射姑也被驅逐出境，中軍佐竟然由先克出任。這個結局不但襄公與陽處父二人的盤算落空。更令人懷疑在襄公與陽處父二人一廂情願之時，趙盾已經與先克暗通款曲，出賣了提拔他的恩人。

陽處父與趙衰、晉文公的關係，在〈論陽處父〉一文中，已經討論過，請參看。陽處父精心打出使能這個招牌，效果非常管用。晉國早已建立尚賢的傳統，不論是起於晉獻公時的士蔦、趙夙、畢萬；或是在晉文公時第二任中軍帥的先軫，或是此時的趙盾。以晉襄公而言，趙衰忠於其父文公，基本上也忠於襄公。狐偃的記錄就比較不好，曾經要脅晉文公。先軫又曾命任狐氏族人狐鞠居爲襄公車右，狐、先二家眉來眼去，很難令襄公放心。比來比去，趙盾比起狐偃，應該會更可靠些。但是襄公自己不能出面，得由代理人出手。而這個代理人必須忠心耿耿，能掌握襄公的心理，能站在襄公的立場，爲襄公謀取最大的利益。這時候，陽處父就成了不二人選。不過人心隔肚皮，趙盾竟然聯合先克，對襄公恩將仇報，⁹⁸ 這就不是襄公所能預料的了。

七、結 語

接下來的政變，狐射姑不勝其怒，殺了陽處父；趙盾藉機趕跑狐射姑，成爲唯一的受益者。趙盾恨陽處父未必比狐射姑更少，但是以其陰賊之性，不但假狐氏之手爲其出氣，更借口狐氏此罪，順便又迫使狐射姑出亡狄人，果然不負「夏日之日」的評語。有關趙盾事跡，將留待另篇探討。至於此事及其後的演變的部分，則已經在〈論陽處父〉一文中討論過了。這次三易中軍帥事件，本人懷疑就是造成晉襄公被弑的主要原因。晉襄公易狐射姑之中軍帥，趙盾因

⁹⁸ 另外一個恩將仇報的嫌疑犯是卻缺。從後面的記載看，他也倒向了趙盾，受到趙盾的提拔。

而得將中軍，對趙盾有什麼不好？就趙盾的立場而言，有什麼理由不讚成？一旦襄公、趙盾聯手，狐射姑就算反對，又能奈何？其後同樣的情況，狐射姑弑襄公，殺陽處父，對趙盾有什麼不好？趙盾為何要反對呢？襄公死，狐射姑有罪，能夠制衡趙盾的人物，不是死亡，就是被迫出奔。出奔時，還不免趙盾差一點就得逞的算計。⁹⁹ 如是，趙盾一手獨攬大權，這才是陰賊的趙盾最想得到的結果。所以本人認為，晉襄公之死，若以直接的凶手而言，狐射姑最脫不了干係。但是這只是表面上看得到的凶手。幕後默許、支持的操縱者，不是趙盾，又會是誰呢？

晉襄公是陽處父唯一的靠山，靠山倒了，陽處父自然也就倒了。非但陽處父被殺，晉襄公的幾個主要的手下，也一個接著一個地遭到剷除。《左傳》〈文公八年〉：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梁益耳、蒯得作亂。¹⁰⁰

《左傳》〈文公九年〉：

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¹⁰¹

在晉襄公手下眼中，先克無疑是最大的罪魁禍首。沒有先克發難，他們就能夠順利地為襄公安排，取得中上軍帥的身分和權力。因此先克就成了為狐、趙而犧牲的祭品，¹⁰² 遭到這群受害者的謀殺。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些人

⁹⁹ 事見《左傳》〈文公六年〉「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帑」條。同註2，頁315-316。

¹⁰⁰ 同註2，頁320。

¹⁰¹ 同上。

¹⁰² 對趙盾而言，先克死了是一件好事。如此他就有籌碼招降納叛。據《左傳》〈文公十二年〉：「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與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同註2，頁330-331）這位本來沒有軍行，想到流口水的卻缺，一下就超升為上軍將，豈有不攀附趙盾之理？至於從前文公提拔他的恩德，比得過現實的上軍將的利益嗎？

不能忍一時之忿，沒有長遠的計謀，冒然地就殺了先克。¹⁰³ 在〈論陽處父〉一文中，本人以爲他們「除了爲自己洩忿以外，如果說還有爲襄公復仇的成分，其可能性也不應該被排除。」雖然得手，又焉能逃過陰險的趙盾？他們的罪名是作亂，這當然是官方說法。經過趙盾這類官方人士的處理之後，歷史的真相，就埋沒在「成季之勳，宣孟之忠」的障眼法中。¹⁰⁴ 徒讓後人分不清是非，辨別不了忠奸，終於遭到有心人的欺騙與愚弄罷了。

¹⁰³ 先克奪蒯得田，已見上引。杜預云：七年，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挾怨報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蒯得等人也不以狐偃爲前車之鑑。趙盾連狐偃這麼家大業大的人都敢整肅，更何況蒯得等人？蒯得類似狐鞠居，他只是提供趙盾整肅政敵的引子，絕非主要目標。真正的目標是先都、箕鄭父等卿職軍帥。他們手中握有兵權，雖非最主力的部隊，總是比較難纏。其他大夫身分的人，如士穀、梁益耳等等，沒有實力，只是順便陪葬而已。尤其是士穀，從《左傳》上看，他並未參與謀殺先克，卻依然遭到趙盾毒手。這只能說他是襄公栽培的人，與其他參與謀殺者關係密切，所以也難逃一劫。

¹⁰⁴ 《左傳》〈成公八年〉韓厥語。同註2，頁446。韓厥與趙盾關係匪淺，見《國語》〈晉語五·趙盾以韓厥爲司馬〉章。韓厥爲趙盾之屬久矣，今爲趙盾發此語，純爲私人立場，沒有公正性可言。成季之勳確有其事，趙衰對文、襄二代，都忠心耿耿。但是其子趙盾之大奸大惡，亦鮮有出其右者。遺民不二世，豈忠臣亦不二世？以趙盾爲忠，天下蓋無奸臣矣。

A Sequel Comment on Chin's Marshal Selection

Liu, Wen-chiang*

[Abstract]

A Sequel Comment on Chin's Marshal Selec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 remark upon the event of Ching-yuan Zhi Sou, since which Duke Wen (晉文公) had been deprived of power in Chin's court politics. The failure ignited Wen's flame of revenge. Succumbing to no further usurpation, he tried to turn the tables by implanting several confidants back to the court. To counteract Wen's efforts, his rival aristocrats deploy to stage a real coup d'état. A civil war was at hand. Wen did not live long enough to witness his own wish fulfilled. Nor did other aristocrats triumph. Soon after Wen's death, his successor Duke Shiang (晉襄公) began to wrangle with Chin's marshals over tactics. Such disputes undermined Chin's dukedomal security. The battle at Jiou-jiang (救江) was a case in point. Thanks to Chao-shuai (趙衰), a courtier who acted as a successful go-between, both camps hid behind the façade of peace, which was not torn into pieces till Chao-shuai's death. Shiang refused to hark to the old motto "More haste, less speed", so he dismissed three marshals. Little wonder he met his Waterloo in the civil war. The aristocrats laughed with full complacency after the easy victory. Their Machiavellianism of hiding light under a bushel worked perfectly. As Chin's court politics thickened, a irony insinuated into history. Chao-duen (趙盾) the double-dealer gained prestige of loyalty. Documents may dupe well-trained historians with such a topsy-turvydom, let alone common readers.

* Liu, Wen-chi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o trust or not to trust them, that is a question.

Keywords : Chin's Marshal Selection (晉中軍帥), Duke Wen of Chin (晉文公), Duke Shiang of Chin (晉襄公), Yang Chu-fu (陽處父), Chao-shuai (趙衰), Chao-duen (趙盾)